



米襄陽志林

題辭 世系 恩過  
顛絕 潔癖 嗜好  
書學 畫學 塵談  
譽羨 書評 畫評

卷上



米襄陽志林序



范長康購竒石曰舞蛟盖李唐

時物元趙魏公所題也長康買

宅臨之青蘿赤薜蒙羃其上朝

而吐雲夕而含霧神竒莫可測

矣長康曰夕娑娑其下與名流

韻士高僧道者持螯捉麈無間  
日拊石嗟曰我不能如米家具  
衣冠拜汝若丈人行第相暱為  
介汝交可已人以是目長康石  
癖與元章同其他癖往同才  
品文稅又同乃若布衣柴車不

憚追隨見大冠長裾則却走將  
無顛又同長康頷而不讓曰顛  
我固當張真米顛我且鼎峙幸  
甚於是蒐輯襄陽行事為志林  
若干卷明列類分癖與真各居  
其一焉既成而同其對氏君和

迥余索序余謂君和古人癖於  
石者無出賞皇竒章與襄陽上  
牛李貴甚其貯石如貯阿嬌第  
黃金其屋以絲竹粉黛溷乃公  
何知有雲霞薜荔使石蒙耻序  
顏已甚元章雖絕俗乎猶然雞

肋一麾不能救屣袖中竒峯為  
楊次公以勢攫去而李後主研  
山舉易甘露寺前甌脫地是其  
石交不固矣故當不及君家阿  
咸君和曰吾未知袒將誰左婦  
而問諸舞蛟氏請以此序志林

可矣遂書以授梨人甲辰三月  
廿有五日太原王穉登序



米襄陽志林引

昔余漫為自叙無非奇顛不羈事居  
無何成奇士錄九卷分題比類若山  
海經標奇於米南宮氏守漣水蓄靈  
壁石三致意焉且余園居中有白樂  
天守蘓時所題石時、觴詠其下曰  
憶龍龍跼石而吟孔子和之未嘗不

效米南宮下拜也余始友范若和曰  
得借交長康長康清寔堂有石彝餽  
至為之立傳為詩為歌為饋頌者不  
一而至繪之圖與二三方外交嗜慕  
之歎賞之吟咏之不足至拜跽之未  
已也又為米氏志林眎一世無可好  
者蓋比肩鄭崇陽吳子野不特事掩

南宮而已第品石則樂天為之足翁  
餽為之弟論我石主人則范氏與米  
氏分途抗禮而余執鞭以從詎非中  
林一快事哉驚寸高韻長康乃得獨  
擅之而余所效南宮一斑浪得顛名  
者前有旭後有芾遂不減騾騎若長  
康之潔類南宮譽類南宮之談嗜好

類南宮余所自叙奇顛者亟為毀草  
矣

長洲張獻翼多于簞



米襄陽志林叙

自江左風流蘊崇後七百餘年濂

洛數公遞起桓文並在語理學一

時臚傳以為非是不備大偽獨米

襄陽出入世法以顛自號同盟蘇眉

山最擅人倫鑒乃玉推重襄陽不

去口豈江左未絕之綫耶若襄陽



生平結撰馬安與所述寶晉集十  
四馬強伯兩所述天說湖說寶晉齋  
拾遺若干馬蔡天啓所述山林集  
百馬宣已子聖度錄正韻雜說數  
十馬則其文采表豎之不沒眉山  
至於近世林徒烟客代樹壹蘓有  
如書為史海岳名言寶章待訪研

史諸作是又眉山未及會心者代  
備蘓米將無同歟第眉山喜見才  
故極其才之致一再落職而百日  
就獄襄陽含才盡以其牢騷之氣  
穿之顛甘自標置目三公臣蕭杌  
不灑挫於蔡持正黃度基諸輩卒  
優游脉望從金題玉璫間以老似

得長算居多予故叙列其行事作  
襄陽志林且語友人趙孟清曰晉  
室不造議者微慨於風流之過善  
夫周僕射言之万里長江不能不  
千里一曲昂其過要非才士不解  
辨浸假而盡欲與兩廡賢行專席  
分坐寃令璪瞽得入竄懷拙無當

已獨恨予乏鄴架万籤又恨世無  
春明門宅子僦居間從親故蓄書  
數討散軼雖不恠以闕捩借示亦  
終困絀漏不能掇其丰標萬分一  
媿為米氏功臣云  
甲辰維夏佛節范明泰造并書

歲己亥楊翰甫示予元陸友文仁編南宮遺事一帙始得什一後黃

復常郵寄包彥平雜事廿則得什三予乃蒐積未有合事八百  
餘層見無倫遂汰其複者詮次為十三目揭其中名言待訪硯  
史詩文雜譔各成表予對氏君和復為釐勘再三比陳仲醇以  
序來又出所蓄補未備若干則迺跋勒行且呂黃豫章志林副  
之為兩家幟爾是月下浣高平明泰識



米襄陽志林目錄題辭



世系

恩遇

顛絕

潔癖

嗜好

書學

畫學

塵談

譽羨

書評

畫評

雜紀

攷據

襄陽遺集

海嶽名言

寶章待訪錄

研史

吳少君嘗語余曰我於宋人獨愛米南宮為人  
如雲物滿前宵雪獨映書法如英卉紛敷惟木

自挺畫品如大千世界別有天地余第含之未能深會比見天馬賦海嶽庵真蹟及范長康所編志林乃知少君畫出老米然書畫橐祕人多見豈若茲編使人人畢見南宮之爲快乎長康其真能畫南宮於千載者也長康好讀異書而書能亂米嘗愛舞蛟一片石至倒橐買居日對嘯詠殆亦南宮流亞也輒附數語以俟後之畫長康者鹽官姚士舜叔祥題

弇州先生作蘇長公外紀人謂其風流文采千載符合當是長公後身長康有奇癖絕同海嶽嗜好今觀是編米老四十五年佳譚勝事歷歷可睹非其精神嘿券何以至此長康亦豈海嶽之後身耶暇日舉此言質其叔氏君和君和頷之曰子言別具一理長洲戚伯堅

米老事不多經見往黃履常叅政濟上時錄寄南宮遺事爲元陸友所輯計楮僅十有八遂爲信宿之賞今得子觥子揆靈富有蔚爲大觀洵奇哉未有之積憾不起元章設長案洗手展玩

一過上黨包衡

士有不經世故直從所好者上古洗耳投淵之徒皆是也省其意更無他奇第不肯以所好易所不好耳近世有之便謂之僻甚而謂之顛可知率真者寡矣讀書好古如元章而子瞻尚有從衆之謔可歎哉及得寶月觀賦因與書曰恨相從二十年知元章不盡此正論也今元章已證僞品其不可磨滅者籍籍人間至吾友長康始裒理成裘長康尚友千古而所造已足不朽

何有襄陽恠其胸中多著雲山奇石而寡世情又嗜元章書殆與我家同僻也京兆米雲卿題於安雅

長康枕英漱芳執牛耳詞壇里中無不辟易又有泉石好邇買宅城東故有石乃趙宋遺物雄磊特甚號曰舞蛟長康日效南宮下拜至稱之爲友而志林成余讀之卒業詫曰有是哉長康之僻與米老同豈其後身耶風流不墜政在長康長康修頤葱儻酒後耳熱每謂丈夫七尺寧

能以寂寂老陶古范今勒成一家以副金匱吾  
黨事耳余更目懾其人有勝情而饒實用特借  
舞蛟以獄究千古而舞蛟不藉長康終屬墨墨  
卽南宮且落落矣固所遭之奇也余近卜居東  
隣時得婆娑石下與長康氏稱石交抑何厚幸  
主臣主臣端陽後一日曹仲麟公振題

范氏清宛堂庭下有石舞蛟屹立古藤絡之時  
多雲氣實希古霽恠之物長康邀海內名流詩  
歌讚歎以麥婢其事非與米顛同奇僻耶於是

竊按米老之奇若南宮遺事書畫史寶章待訪  
錄等分疏而藏之石室命曰志林使世人慕米  
顛之奇事而未得者緣長康氏之奇而并著焉  
東海漫士璩之璞題

長康酷有寶晉之嗜故作志林歷年所而成使  
米氏神情氣韻千百年後一披展閱如再起其  
人而昕睇夕聆之此無論傳記有所難備卽年  
譜日錄亦遜遐稽非湛酣是道者誰能博雅若  
是蓋不但爲米氏策勛而滄浣一切俗漢其惠

遠矣讀此書者當如月光童子作水觀除却瓦礫得水性流通而後能會米氏之天真不昧長康之結想也陸鳴和書

余讀書苧蘿深邨去長康墨兵齋咫尺耳柳稍蒹葭中烟霞映帶呼吸倡酬正是平分風月也長康以奇癖夢想襄陽余幸得因長康之癖得讀襄陽志林則長康其洵能先余着鞭者也中洲道人費慧題

李贊皇牛奇章並有石癖然皆駢羅襍置列之園池甲乙品題其道似廣他如米海嶽獨賞無爲州石至弄以袍笏蓄奇巒翫之裏中爲楊次公攫去惘然者累月其性近峻數百禩而後又有長康昵舞蛟峰因而買宅與之晤對不止暫具袍笏已也長康性亦孤峻閉影不交物外第蝨魚弓袂中嘗撫石曰吾兄寧減無爲軍柰何不令老顛吐氣於是搜覈詮次蒼爲志林百城之擁五車之窺三篋之遘連城之價非長康孰與焉後之眎今海嶽長康並稱石交而牛李且

拜下風則有是編在宣城劉仲達題

秀州范氏

鞞紋所雕

米襄陽志林卷第一

世系

明

禾罷

范明泰

長康編

宋史米芾傳曰米芾字元章吳人以母侍宣仁后藩邸舊恩補臨光尉歷知雍丘縣漣水軍使太常博士知無為軍召為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上其子友仁所作楚江清曉圖擢禮部員外郎出知淮陽軍卒年五十七芾為文奇險不屑剽襲前人語特妙於翰墨沉著飛翥得王獻之



用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臨移至亂  
真不可辨遇古器物書畫則極力求取必得乃  
已立寶晉齋貯之坐起翫拊精於鑒裁一經題  
品價增數倍所與游皆名士王安石摘其詩句  
書扇上蘇軾亦喜稱譽之冠服效唐人丰神蕭  
散音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好潔成癖至不  
與人同巾器時有可傳笑者又舉止頡頏不能  
與世俯仰故從仕數困嘗奉詔做黃庭小楷作  
周興嗣千字韻語又入宣和殿觀禁內所藏人  
以爲寵子友仁仕至兵部侍郎

名畫記曰宋米芾元豐中人官太常博士出守  
無爲軍建寶晉齋鑿墨池仰高堂明遠樓刻寶  
晉法帖書法入神愛潤州京口溪山之勝遂定  
居焉作海嶽菴山水學董源天真發露恠恠竒  
竒枯木松石自有竒思

張雨作中嶽外史小傳曰米芾字元章襄陽人  
博洽記聞於羣經務通大旨論議斷以已意其  
辭發揚踔厲世儒所不能屈爲文務崖絕魁壘

要必已出爲工悟竹簡以竹聿行漆故篆籀法  
先秦正書魏晉而下無取愛潤州江山因定居  
北固作寶晉齋前有碧梧廿本甘露降其上蓄  
王謝真蹟右軍紫金石硯善畫古聖賢像及寫  
山水幅長不過三尺制白玉圖書印六文曰辛  
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米芾印米芾氏印米  
芾元章印性至潔置水其傍數盥而不悅未嘗  
與人同服器客請閱法書對設兩案手爲舒卷  
懼客手袖觸之則一裝洗之也嘗願歿作蠹書

魚游於金題玉璣間而無害妙解音律作五音  
正韻用以制律本五聲之音出於五行自然之  
理管仲深明其要著其形以爲太平作樂之具  
沈隱侯得四聲而不得宮聲乃分平聲爲二以  
欺學者陸德明遂以吳音傳會至是始自五方  
立五行求五音乃得一聲於孟仲季位因金寄  
土五音皆具有聲無形互相假借千載之下神  
姦鬼秘無所逃形云又著天說備究天地日月  
旁側盈虛之形撰晝夜六十圖與潮汐大小准

援據六經盡黜古今百家之妄其書藏之名山  
平生與游率天下士蜀郡劉涇長安薛紹彭好  
竒尚古是其一流人也風神散朗服唐人冠衣  
眉宇軒然進趨襜如音吐鴻暢雖不識者皆知  
爲元章也晚爲臨川王公眉山蘇公所深知臨  
川絕愛其詩摘句書於便面蘇公有云元章奔  
逸絕塵之氣超妙入神之字清新絕俗之文相  
知二十年恨知公不盡荅曰更有知不盡處修  
楊許之業爲帝宸碧落之游異時相見乃知也

初宣仁高后在藩與其母丹陽君有舊元章長  
於邸中以恩補校書郎授舍光尉七遷入淮南  
幕改宣德郎知雍丘縣乞監中岳廟因號中岳  
外史崇寧間置書畫學公時在太常爲博士因  
進上所藏書若畫皆不下一品優禮荅之詔用  
黃庭小楷書千文出知常州不赴改管勾洞霄  
宮就除知無爲軍元章性好石無爲公廨有竒  
石元章驚喜曰吾當兄事之遂具袍笏再拜朱  
幾召爲書畫學博士尋擢禮部員外郎以言者

罷知淮陽軍彌年瘍生於首卽上書謝事不允  
卒於郡齋年五十有七大觀三年塋於丹陽畏  
山下有自寫海嶽菴淨名齋圖著山林集十卷  
並傳於代丹陽蔡肇嘗銘其墓予怪其叙事多  
脫落故爲搜剔舊聞補葺爲中嶽外史傳昔賀  
知章號秘書外監而元章號中嶽外史張長史  
旭稱賀八清鑑風流千載一人也予用爲米元  
章傳贊當世不能損益云

蔡肇撰誌曰崇寧三年甲子六月制詔今四方  
承平百揆時叙小大之政畢舉增光繼志曠古  
絕無獨書畫之學未有高世絕人之風殆勸勵  
之不至也其議投試簡拔之法著爲律令建官  
養徒庶幾異時彬彬者有紀焉於是六藝之學  
以次開設矣是時元章名能書適官太常一旦  
奉詔以黃庭小楷作千文以獻繼進所藏法書  
名畫賜白金緡錢甚腆方民間競以前代筆蹟  
來上萃於秘府號宣和御覽幾百帙特詔丞相  
太師楚國公跋尾公亦被旨預觀緡紳以爲榮

遇已而出知常州不遠改勾管洞霄宮未幾就  
除知無爲軍踰年復召爲書畫學博士便殿賜  
對詢落逮因上其子友仁所作楚江清曉圖旣  
退賜御書畫扇各二遂擢爲禮部員外郎復以  
言者罷知淮陽軍彌年瘍生其首上書謝事不  
許以某年月日卒於郡廨享年五十有七遺令  
送終皆有治命賻其家以百緜不以受官其子  
皆特恩也公諱芾字元章世居太原後徙襄陽  
自其高曾以上多以武幹官顯父光輔始親儒  
嗜學公生秀穎六歲日讀律詩百首一再過目  
輒背誦稍長博記洽聞於書務通大略不喜從  
科舉學議論斷以己意其說踔厲世儒不能屈  
也刻意文詞不剽襲前人語經竒蹈險要必已  
出以崖絕魁壘爲工作字遒勁更沈着雅有晉  
唐風流尤善臨摹至能亂真其畫山水人物自  
成一家尺縑寸楮人以爲翫四方碑榜咨請踵  
至所著詩文凡百卷號山林集宣巳子聖度錄  
正韻雜說又數十卷平居退然若不能事事至

官下則率職不苟喜爲教戒吏民初爲煩已而  
安之時亦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家故饒財旣仕  
悉以分族人後貧不以爲悔遇古書名畫必極  
力購取得之乃已余昔相遇於都城敗屋僦居  
客至烹飲出諸竒相與把玩嘯詠終日所至喜  
覽山川擇其勝處立字製名後來莫之廢也過  
潤愛其江山遂定居焉作菴城東號海嶽日咏  
哦其間爲吾州佳絕之觀平生與游多天下士  
蜀劉涇長安薛紹彭好竒尚古相與爲忘形交

風神蕭散是其一流人也舉止頡頏不能與世  
俯仰故仕數困躡冠服用唐人規制所至人聚  
觀之性好潔置水其傍數頰而不悅未嘗與人  
同器服視眉宇軒然進趨檐如音吐鴻暢雖不  
識者亦知爲米元章也少與禪人摩詰游詰以  
爲得法其逝不怛作偈語有倫父佐左武將軍  
贈中散大夫母閻氏贈丹陽縣太君旣卒始葬  
潤州黃鶴山以中散祔初宣仁聖烈皇后在藩  
與丹陽君有舊故公少長邸中以后恩入仕初

補秘書省校書郎授舍光尉七遷入淮南幕改  
宣德郎知雍丘縣乞監中嶽廟授漣水軍使除  
發運司勾當公事蔡河撥發入奉常爲博士三  
加勲服五品娶許氏封寧公縣君有賢行五男  
長則友仁也補將仕郎辭藝能世其家餘早卒  
八女子適進士喬襄文僖老南康軍教授段拂  
承奉郎吳激餘未嫁孫男女各一人以大觀三  
年六月某日葬丹徒長山下余元豐初謁荆國  
王文公於金陵公以詩文贄見文公於人材少

所許可摘取佳句書之便面余由是始識公故  
爲之銘曰米胄楚出自鬻分仍世勇爵史載芬  
旣極而遷稟不羣生憐野鳩憎家鷓掉棄鞬決  
習典墳君纔弱冠秬且文豪氣激越蕩乾坤劇  
談四座寂不喧冠巾說製傍朝掀浣衣濯帶肌  
廖鞞手扳拉頰送飛雲邈晉千載風流存鍾王  
已往楷法紛後生不復窺完渾臨池幾年墨練  
裙句法甫白相弟昆造雄設險驚剗昏文成揮  
掃千兎髡蛟蚓着紙尾角騫尺牘藏去珍瑤琨

一官翫麟諸侯門熟視試一引手援南宮坐曹  
席未溫世間巧語空織文瀕淮出守朱兩轡三  
仕三已無戚欣視身蚊蚋思坐海□□□嶽窮  
朝曛暮年消中病文園踰月止酒不茹葷却乘  
冷風反衆薰西山嶒嶸星可捫其陰大江鬱東  
奔噴沙發石漂無垠氣象歷落宜置君欲酌中  
濡採芳蓀生芻舍奠宿草根尚書局促駒伏轅  
追摘往實詔九原吾文坐荒失鋤芸為歌銘詩  
下招魂巫咸上天誰復聞薄暮雷電歸叫閭駛

雨忽作九河翻

襄陽志曰襄陽漫士米黻字元章嘗自述云黻  
卽芾也世居太原後徙於吳宣仁聖烈皇后在  
藩其母出入后邸以舊恩遂補校書郎自蔡河  
撥為太常博士出知常州復入為書畫學博士  
賜對便殿擢禮部員外郎以言罷知淮陽軍芾  
人物蕭散被服效唐人所與游皆名士  
宣和文臣傳曰文臣米芾字元章初居太原後  
為襄陽人官至禮部員外郎博通尚古不喜科



舉學惟好潔世號水淫違世異俗每與物迕人稱之米癩云善屬文作韻語不蹈襲一字崇寧間四方承平百揆時叙典章禮樂燦然一新獨有書畫未有傑然超出前古者獨膺簡在遂除書畫兩學博士頗厭士論芾亦欣然就職自以爲已任又詔作黃庭小楷千字以進旋加褒美大抵書效羲之詩追李白篆宗史籀隸法師宜官晚年出入規矩深意外之旨自謂善書者只得一筆我獨有四面識者然之方芾書時其寸

紙數字人爭售之以爲珍玩至於請求碑榜而門外之屨常滿家藏古帖由晉以來者甚富乃名其所藏爲寶晉齋好士簪纓之流出其所有奇字以求跋語增重其書而芾或喜之卽爲作古紙臨倣便與真者無辨兼善作畫嘗爲楚山清曉圖曾非俗師所能到也當時名世之流評其人物以爲文則清雄絕俗氣則邁往凌雲字則超妙入神人以爲知言仍偉岬不羈口無俗語頎然束帶一古君子故贈其詩者有衣冠唐

制度人物晉風流也然異議謂其字神鋒太峻  
有如強弩射三十里又如仲由未見孔子時風  
氣其爲論或如此且類多行書世亦罕及有山  
林集一百卷藏於家

別傳曰米芾元章或云其母本產媪出入禁中  
以勞補蔭子爲殿直後登進士善書尤工臨摹  
人有古帖假去率多爲其摹易真本至於紙素  
破故皆能爲之卒莫辨也有好潔之癖任太常  
博士奉祀太廟乃洗去祭服藻火坐是被黜然

亦半出不情其知漣水軍曰先公爲漕使每觀  
公牘未嘗滌手余昆弟訪之方受刺則已須盥  
矣以是知爲僞宗室華源郡王仲御家多聲妓  
嘗欲驕之大會賓客獨設一榻待之使數卒解  
衣袒臂奉其酒饌姬侍環於他客杯盤狼籍久  
之亦自遷坐於衆賓之間乃知潔疾非天疾也  
然人物標致可愛故一時名士俱與之游其作  
文亦狂恠嘗作詩云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  
人不省露兄故嘗叩之乃曰只是甘露哥哥耳

大觀中至禮部員外郎知淮軍卒

寶晉集曰米芾字元章別號海嶽外史太原人父佐徙居襄陽未幾家丹徒芾刻意文詞體製奇險特妙於翰墨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精裁鑒而風韻蕭遠趣尚高潔

宋史載米友仁元章子也幼年黃山谷贈詩曰我有元暉古印章印刻不忍與諸郎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遂字元暉元章當置畫學之初召爲博士賜對便殿因上友仁楚山

清曉圖旣退賜御書畫扇各二事友仁宣和中爲大名少尹天機超逸不事繩墨其風氣肖乃翁也每自題其畫曰墨戲被遇光堯官至工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日奉清閒之燕方其未遇時士大夫可得其筆旣貴甚自秘重雖親舊間無緣得之衆嘲曰解作無根樹能描濛鴻雲如今供御也不肯與閒人享年八十神明不衰無疾而逝

米友仁常自稱家居道士

都穆曰米氏父子本襄陽人而寓居江口嘗觀海嶽翁表吾鄉朱樂園先生墓云予昔居郡與先生游則海嶽又嘗寓蘇而其女因以嫁大姚村人此敷文大姚江圖所由作也修宋史者直云吳人而後之論撰者遂以爲吳縣人胥失之矣

格古要論曰米元暉紹興中權兵部尚書高宗眷待甚厚能傳家學山水略變父法自成一家烟雲變滅林泉點綴草草而成不失天真也畫

紙不用膠礬不肯於絹上畫臨摹古畫有用絹者

米友知友仁之弟其父芾嘗云幼見友知代吾書碑及作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云每示簡可使令嗣書謂友知也

宋史載元章壻吳激字彥高建州人書得芾之筆意工詩能文尤長於樂府使金以知名留不遣授翰林侍制知深州卒有東山集十卷容齋筆記曰先君在燕山赴張總侍御家燕集

出侍見佐酒中有一人意狀摧抑叩其故乃宣  
和殿小宮姬也坐客翰林直學士吳激賦長短  
句紀之聞者揮涕其詞曰南朝千古傷心地還  
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恍然  
相遇仙姿勝雪宮髻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濕淚  
同是天涯激字彥高元章壻也

江都陸弼吳黃習遠校定

米襄陽志林卷第一

米襄陽志林卷第二

明 禾隴 范明泰 長康編

恩遇

皇祐二年正月十七日詔米芾以黃庭小楷作  
小字千字文

米元章爲書學博士一日上幸後苑春物韶美  
儀衛嚴整遽召芾至出烏絲欄一軸宣語曰知  
卿能大書爲朕竟此軸芾拜舞訖卽縮袖舐筆  
伸卷神韻可觀大書二十言以進曰目眩九天

開雲蒸步起雷不知天近遠親見玉皇來上大  
喜錫賚甚渥或問之荅云初叩軒陛閣門臣僚  
以笏引之升殿此上天梯也

一日上與蔡京論書良嶽召芾至令書一大屏  
顧左右宣取筆硯而上指御案間端硯使就用  
之芾書成卽捧硯跪請曰此硯經賜臣濡染不  
堪復以進御取進止上大笑因以賜之芾舞蹈  
以謝卽抱負趨出餘墨霑漬袍袖而喜見顏色  
上顧謂蔡京曰顛名不虛得也京奏曰芾人品

誠高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也

元章爲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旣退賜御書畫  
扇各二擢禮部員外郎

徽皇聞米元章有字學一日于瑤林殿張絹圖  
方廣二丈許設瑪瑙硯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硯  
匣玉鎮紙水滴召米書之上出簾觀看令梁守  
道相伴賜酒果元章乃反繫袍袖跳躍便捷落  
筆如雲龍飛動聞上在簾下回顧抗聲曰奇絕  
陛下上大喜盡以硯匣鎮紙之屬賜之尋除書

學博士

一日崇政殿對事畢手執札子上顧視令留椅子下米乃顧集殿云皇帝叫內侍要唾壺閣門彈奏上云俊人不可以禮法拘

海岳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數人海岳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廷堅描字蘇軾畫字上曰卿書何如曰臣書刷字

思陵御劄聞知會稽縣向子固有褚遂良所臨蘭亭序後有米芾題識卿可取來欲一閱之十四日付孟庾

高宗翰墨志云世謂羊欣書如婢作夫人舉止羞澁不堪位置而米芾喜效其體聞薛紹彭嘗戲米曰公効羊欣而評者以婢比欣公豈俗所謂重儻者耶

穹三寺有米南宮書壁高宗嘗欲取去有狀免不曾移徙

思陵曰芾得能書之名似無負于海內然於楷

書篆隸不甚工惟於行草誠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筆端故沉著痛快如乘駿馬進退裕如不煩鞭勒無不當人意然喜效其法者不過得其外貌高視濶步氣韻軒昂殊未究其中本六朝妙處醞釀風骨自然超逸也昔人謂支遁道人愛馬不韻支曰貧道特愛其神駿耳余於芾字亦然又芾之詩文無蹈襲出風烟之上覺其詞翰同有凌雲之氣覽者當自得思陵稱北宋時惟米襄陽薛河東得晉人法書

### 遺意

崇寧三年甲子六月制詔今四方承平百揆時叙小大之政畢舉增光繼志曠古絕無獨書畫之學未有高世絕人之風殆勸勵之不至也其議投試簡拔之法著爲律令建官養徒庶幾異時彬彬者有紀焉是時元章名能書適官太常獨膺簡在遂除書畫兩學博士奉詔作黃庭小楷旋加褒美繼進所藏法書名畫皆不下一品優詔荅之賜白金緡錢甚腆



徽廟時民間競以前代筆蹟來上萃於祕府號  
宣和御覽幾百帙特詔丞相太師楚國公跋尾  
元章亦被旨縉紳以爲榮遇  
芾嘗被召書屏風數日賜銀十八笏芾對中使  
言曰且告奏知知臣莫如君臣自知甚明如此  
者再四上聞大笑蓋十八笏九百兩也

徽宗嘗命米芾以兩韻詩草書御屏次韻乃押  
中字行筆自上至下其直如綫上稱賞曰名下  
無虛士

以下寶顏堂補

米嘗謁見宋帝於宣和殿帝乃從容顧芾問曰  
聞卿復工畫然乎否乎芾適置其子友仁所筆  
楚山清曉圖在懷袖間因卽出以獻御覽大稱  
旨備善

米芾元章初見徽宗命書周官篇於御屏書畢  
擲筆於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惡札照耀皇宋萬  
古徽宗潛立於屏風後聞之不覺步出縱觀歎  
賞

越州季大觀校

米襄陽志林卷第二

米襄陽志林卷第三

顛絕

元章一帖云承借剩員其人不知自稱曰張大伯是何老物輒欲爲人父之兄若爲大叔猶之可也豈非以文滑稽者耶

元祐中米元章居京師被服怪異戴高簷帽不欲置從者之手恐爲所淹旣坐轎爲頂蓋所礙遂撤去露帽而坐一日出保康門遇晁以道以

道大笑下轎握手問曰晁四你道似甚底晁云  
我道你似鬼章二人撫掌絕倒時西邊獲賊寨  
首領鬼章檻車入京故以道爲戲  
米少時作邑遣吏捕蝗鄰邑移文責之謂吏驅  
蝗入境米大書牒背遣之云蝗蟲本是天災不  
由人力擠排若是敝邑遣去須煩貴縣發來聞  
者莫不大噱

米知無爲軍見州廨立石甚竒命取袍笏拜之  
呼曰石丈言事者聞而論之朝廷傳以爲笑或  
語芾曰誠有否芾徐曰吾何嘗拜乃揖之耳  
子瞻在維揚設客十餘人皆天下士米元章亦  
在坐酒半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米爲顛願  
質之子瞻公笑曰吾從衆

米嘗作詩云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人問露  
兄故實乃曰只是甘露哥哥耳

芾在真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畧帖  
示之元章驚嘆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元章  
曰若不見從某卽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

欲墮攸遂與之

米好竒怪當平世塋其親潤州山間不封不樹嘗自詫於人言莫有知其穴者有王相者子韶之子也素與米遊甚狎獨知之米一日與客遊山因至墓所周覽之次相忽溲於草間米色變意甚怒然業已諱之竟不敢止相

南宮嘗大字書曰君有瀑布詩古今賽不得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人固已怪之其後自題云蘇子瞻曰此是白樂天奴子詩見者莫不大

笑之

芾崇寧初爲江淮制置發運司勾當直達綱運置司真州大漕張勵深道見其漫然玩世不能俯仰順時深不樂之每加形跡芾不能堪會蔡元長拜相芾知已也走利僕懇於元長乞於銜位中削去制置發運司五字仍降旨請給序位人從並同監司元長悉從之遣僕持勅命來芾既得之閉戶自書新刺凌晨拜命畢呼殿徑入抵張公之廳事張驚愕莫測及展刺卽均敵之

禮始知所以既退憤然語坐客云米元章一生  
澄淡今日乃使著矣

米知無爲軍每雨暘致禱設宴席於城隍祠東  
向坐神像側舉酒獻鼻往往獲應得新茶果輒  
以饋神令典客聲諾傳言以致之間有得緡錢  
於香案側若神勞之者嘗晨興呼黥門鼓吏曰  
夜來三更不聞鼓聲吏言有巨白蛇纏繞其鼓  
故不敢近米領之叱吏去不復問故郡人疑其  
蟒精至今傳之又鑿墨池嘗治事池上鼃聲聒

人因取瓦書押字投之池由是鼃不鳴

米芾好古博雅世以其不羈士夫共目之曰米  
顛蔡魯公深喜之嘗爲書畫學博士後遷禮部  
員外郎數遭白簡逐去一日以書抵公訴其流  
落且言舉室百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  
遂畫一艇於行間魯公笑焉蔡條得是卷而藏  
之時彈文正謂其顛而芾又歷告魯公洎執政  
自謂久任中外並被大臣知遇舉主累數十百  
皆用吏能爲稱首無有以顛薦者世遂傳米老

辨顛帖

長沙之湘西有道林岳麓二寺名刹也唐沈傳師有道林詩大字猶掌書牌藏其寺中常以小閣貯之米元章爲微官時游宦過其下艤舟湘江就寺主僧借觀一夕張帆携之遁去僧亟訟于官官爲遣健步追取還世以爲口實米老以書抵西府蔣穎叔云芾老矣先生勿恤浮議自薦之曰襄陽米芾在蘇軾黃庭堅之間自負其才不入黨與今老矣困於資格不幸且

施不一潤色皇猷黼黻皇度臣其實惜之願明天子去常格料理之先生以爲何如芾皇恐世又傳米老自薦帖

鉅鹿張熙德觀於華滋園

吳范汭秀州郁嘉慶校

米襄陽志林卷第三

米襄陽志林卷第四

潔癖

呂居仁云元章盥手以銀爲斗置長柄俾奴僕執以瀉水於手呼爲水斗已而兩手相拍至乾都不用巾拭

世傳米元章有潔疾初未詳其然後得一帖云朝靴偶爲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穿以此得潔之理靴且屢洗其餘可知

明 禾 范明泰 長康編

芾方擇壻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擇之曰旣拂  
矣又去塵真吾壻也以女妻之

周仁熟與芾交契一日芾言得一研非世間物  
殆天地秘藏待我而識之荅曰公雖名博識所  
得之物真贗各半特善誇耳芾起取于笥周亦  
隨起索巾滌手者再若欲敬觀狀芾喜出研周  
稱賞不已且云誠爲尤物未知發墨何如命取  
水未至亟以唾點磨墨芾變色曰一何先恭後  
倨研汚矣不可用爲公贈繼歸之竟不納又元

章嘗以端研呈子瞻子瞻故唾之因以爲遺

米元章閱書帖芾皇恐芾旣幸稍出門仍意無  
外却尚恐異日因見所知而有隱情不告者將  
遂得罪左右故有布露仰浼台聽芾平生喜書  
畫老親見聽直有不足至親援以首飾使購之  
嘗曰吾姪汝夢雙角人手携一軸物自空下故  
芾每得一書初任客觀亦置于飯几亦并車手  
執之旣窮其趣則以良日以紙鋪如書淨几上  
復用紙覆自紙間以皂莢灰水浸良久按覆紙



洗之上紙爛卽團以拂書塵垢一去然後覆書  
除背紙去手澤有不可除者則又加團洗潔白  
而後止親用乳香作糊於百幅紙中心取剪四  
邊多近手有垢者而加背焉背訖卽覆以紙加  
糊置一室中或綾錦皆洗軸安訖亦洗加跋紙  
取跋紙如背紙工畢入一奩中非明窓淨几與  
見知客未嘗發每一發之文犀瑩玖紫墨錦綺  
粲然溢目卽以米姓秘玩書印文其所謂書者  
皆非前所閱可比也亦非今好事者所多有也

今每示人者印以米姓清玩之印文以待暴不  
可告以情之客秘玩者實憇客以手指點衣袖  
印拂之偶一及之必洗書如初紙素不可數洗  
必欲戲一觸之是毀書也樞密康功志東欲觀  
而以情告見許遂敢出閱書之法洗二案相比  
芾以紙纒鋪訖濯手親取書于奩中鋪展以示  
客客拱而馮几案坐從容細閱芾趨走于前客  
云展芾展客云卷芾卷客據案甚尊芾執事趨  
走甚卑舍佚執卑者止求不以手或衣振拂之

耳老母訓之不能改朋友誨之不能悛子弟諫之不能從惟蘇遐舉曰君異日當以此忤要官芾念要官可迂不可改心行年五十老倦則輸之御府必不在乙品公亦能屈意而一觀乎或於公齋或過敝齋得進退如禮雖同子弟雜觀可也倘公不欲屑屑徇一蒙鄙固陋之人則亦非敢曲煩台視而異日亦不敢受不告之罪芾皇恐載拜按秘翫 王右軍初月尚書二帖 王大令中秋帖 智永四帖 陶隱居朱陽帖

司空圖贈廣歌 懷素去夏帖 張長史秋深

帖 顏魯公朱巨川告 歐陽詢度尚庾亮二

帖 吳融博士帖 梁臨樂毅論 楊凝式畫

寢大仙二帖 唐摸十七帖

有客造元章者去必濯其坐榻屋宇器具時滌之巾帽稍有塵則滌之後加於頂

任太常博士時奉祠太廟廼洗去祭服藻火坐是被黜然亦半出不情知漣水日莊季裕之父希甫爲漕使每傳觀公牘未嘗滌手及季裕昆

弟訪之方爰刺則已須盥矣以是知其矯宗室  
華原郡王仲御家多聲妓嘗欲驗之大會賓客  
獨設一榻待之使數卒鮮衣袒臂奉其酒饌姬  
侍環於他客杯盤狼籍久之亦自遷坐于衆賓  
之間迺知潔疾終非天性也

王淑民校

米襄陽志林卷第四

米襄陽志林卷第五

明 禾醴 范明泰 長康編

嗜好

元章守漣水地接靈壁蓄石甚富一一品第加  
以美名人翫則終日不出時楊次公爲憲使因  
往廉馬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醴邑付公那得  
終日弄石都不省錄醴事米趨前曰固也乃搢  
笏於左袖中取一石嵌空瓊瓏峯巒洞穴皆具  
色極清潤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

愛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竒  
巧又勝又納之袖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鏤之  
巧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  
我亦愛也卽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米以楊  
奪其所最惘然自失者累月屢以書請之竟不  
復得

關蔚宗有褚河南所撫虞永興枕卧帖落筆精  
微僅如絲髮旣存骨氣復有精神米見而愛之  
崇寧間遇其子長源於京口時蔚宗已下世米

從長源求此帖長源靳之曰惟得公陸探微師  
子乃可從之長源復靳曰此畫不足以當此帖  
更得公案上盈尺硃砂乃可又從之長源又靳  
之曰細思二物皆有愧於虞帖非得公頭不可  
米乃移書曰頃在揚州蔚宗待我甚厚示以此  
帖追想筆法寫一通去較其所藏妙若刻楮不  
復能辨

僧教周有端州石屹起成山其麓受水可磨米  
後得之抱之眠三日屬子瞻爲之銘

南宮稱法書曰墨王可謂極稱非右軍大令東武亭侯不足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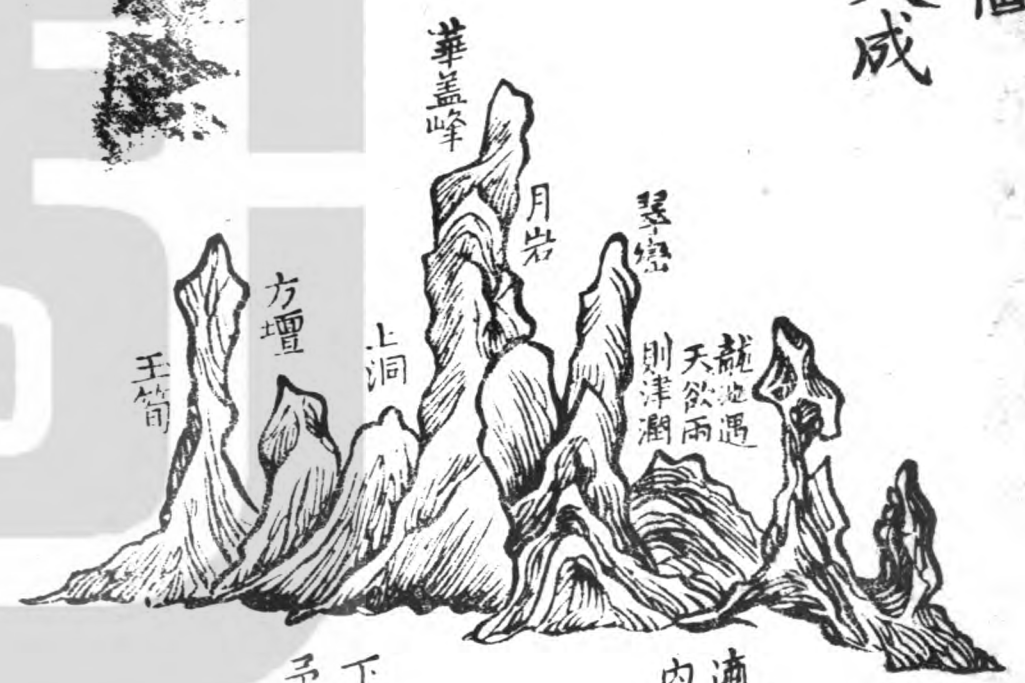
米嘗以九物換劉季孫子敬帖不獲其意歎然張芸叟作詩云請君出竒帖與此九物并今日投汴水明日到滄溟又有破紙博珠玉之句亦可謂膏肓於詩畫者

米西清元暉謂其父所藏晉唐真蹟無日不展於几上手不釋筆臨學之夜則以小笈寘枕傍每見古帖不論貲用以購之

蔡條云李後主寶一研山徑長纔踰咫尺前聳二十六峯皆大猶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爲研及江南國破研山流在士人家爲米老所得後米老之歸丹陽也將卜宅久弗就而蘇仲容學士之弟者才翁孫也號稱好事有甘露寺下並江一地多群木蓋晉唐人所居時米欲得宅而蘇覬得研於是王彥昭侍郎兄弟共登北固爲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研山藏蘇氏未幾月索入內禁矣元章仲美皆有詩

寶晉齋研山圖

不假雕琢渾然天成



滴水以許在池  
內徑自不竭

下洞三折通上洞  
予嘗神遊於其間

右此石久為吾齋研山今被道祖易去仲美舊  
 有詩云研山不易見移得小翠峰潤色裛書几  
 隱約煙朦朧巉崑自有古獨立高崧巖安知無  
 雲霞造化與天通立壁照春野當有千丈松崎  
 嶇浮波瀾偃仰蟠蛟龍蕭蕭生風雨儼若山林  
 中塵夢忽不到觸目萬慮空公家富竒石不許  
 常人同研山出層碧崢嶸實天工淋漓山上泉  
 滴瀝助毫端揮成驚世文立意皆逢原江南秋  
 色起風遠洞庭寬往往入佳趣揮灑出妙言願

公珎此石莫與衆物肩何必嵩少隱可藏爲地  
僊近余亦有作云研山不復見哦詩徒嘆息惟  
有玉蟾蜍向余頰淚滴此石一入渠手不得再  
見每同交友往觀亦不出視紹彭公真忍人也  
余今筆想成圖彷彿在目從此吾齋秀氣當不  
復泯矣崇寧元年八月旣望襄陽米芾書余二  
十年前嘉興吳仲圭爲畫圖錢唐胡孟思書文  
後携至吳興燬於兵偶因清暇默懷往事漫記  
於此

米老酷嗜書畫嘗從人借古書畫臨榻竟併以  
真贗本歸之俾之自擇而莫能辨也巧偷豪奪  
故所得爲多

沈師昌仲貞校

茂苑劉廣劉應同校

米襄陽志林卷第五



